



从古到今,谁在养活艺术家

买主一变,市场就会变。绘画的需求、主题、趣味、风格就会迅速地翻新。二战以后,出现一个新的学科,叫做“艺术赞助史”。从古到今,谁在养艺术家?



陈丹青
著名画家、评论家

来源:雅昌艺术网

十九世纪之前的几百上千年,不管是宫廷画家也好,小画匠也好,大致是服务行业。像这样一种高级的服务行业,有一种非常严格的供求关系。换句话说,差不多到十九世纪,所有画都是任务,都是订件,不能解释为今天的商品。

我们现在看到历史上的名画,大叫艺术啊艺术啊,其实都是任务,都是订件。你蛮难找到一个古代画家是自己高兴画着玩的。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还有中国的唐宋,还有敦煌壁画,这些都是当时的城邦、广场、公共场所的一种高级装饰物。

从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王公贵族还是主要的订件的来源。过完十八世纪进入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抬头,现代文明确立。贵族教堂仍然需要画家,但是越来越多的富裕家庭也需要画。买主一变,市场就会变。绘画的需求、主题、趣味、风格就迅速地就会翻新。

十九世纪画人群开始发生一个大的变化,照我们这的说法,就变成单干户。我到纽约以后,发现我变成一个自由职业艺术家。我每年要交税,我在税表上要填一个我的身份栏,不是填艺术家。填什么呢?叫self-employ,就是自己雇自己的人。

画家再也不是等委托订件的一伙人了,而是等有有钱人来买。现代意义的画廊,也就是出现在那个时候。在古代也有画店,也有画廊,但不太一样。就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在供求关系当中发现可以做经纪人。画家的作品如果卖不高,他宁可受穷,他关注自己的意志,就是由着自己性子玩。

既然由着自己性子,当然我画什么、我怎么画、我画到什么地步才算完,当然是我自己作主。这在以前这个订件的时代是不可能的。

“文革”前后,我们所有的画都是任务,都是订件。“文革”一结束,艺术家就不安分了。当时整个气氛不一样了,就开始翘尾巴。每个人的处境,每个人的性格不同,那个尾巴的翘法也不同。十九世纪也是这样所有艺术家开始翘尾巴的时代,我要这么画、我没画完,这是我的事儿,你管不着。

观众有可能会问。艺术家养起来好,还是自由好?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要我说呢,就是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不好。你艺术家给人养着,出一种艺术。艺术家自个儿养自个儿,出另一种艺术。你在达芬奇时代,不可能出梵高这样的艺术。然后你在安迪·沃霍尔的时代,你不可能出提香、委拉士开兹。这样的艺术。有人要你画和等人买你的画,各有甘苦。

转型中的油画和当代艺术市场

2015年春拍结束,尽管香港苏富比油画和当代的夜场拍卖的成交额高达6.03亿港元,香港佳士得的亚洲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专场拍卖的成交额高达5.94亿港元,但在这些亮丽的成交数字背后,油画和当代艺术市场其实正处于一个转型期。



马学东
艺术市场研究中心
(AMRC)执行总监

来源:雅昌艺术网

中国当代水墨成为新热点?

目前,从油画与当代艺术市场的细分板块来看,中国当代水墨已经形成支撑油画及当代艺术市场行情的新的板块,标志是香港佳士得在2014年秋拍首次开设了“中国当代水墨”专场拍卖,这显然是顺应了新的购买趣味,首场专场交出了90%成交率的成绩单。但中国当代水墨能否带动新一波的市场行情取决于对于其价值的判断,对于艺术作品的价值判断要放在一个有些距离的历史时空中才能得出更为客观的结论,而当代水

墨是处于进行和发展中的艺术,其价值是在呈现的进行时当中,所以当下的判断难免就显过于局限了。所以,这也是中国当代水墨不能撑起这波市场行情的最重要的原因。

抽象艺术热了吗?

那么,目前正在热起来的抽象艺术能够撑起下一波油画及当代艺术的行情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目前市场中最受藏家欢迎的是以赵无极、朱德群为代表的这类抽象作品。赵无极和朱德群在法国乃至在全球都获得了良好的声誉,作品价值得到了国际性的共识。同时,他们作品的藏家群体也非常国际化。因此,他们作品行情较为稳定。而其他的华人抽象艺术家的作品价值还远未达到如此的认可度。

中国的抽象艺术与欧美的抽象艺术从形成到发展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况且,目前能够达到赵无极和朱德群对于抽象艺术形式美的创造的艺术家并不多,很多抽象作品缺少应有的深度,大部分作品仍然主要在形

式或者技法层面进行探索,而能够在创作上有原创理念的作品更为罕见。而且,在购买力层面上,很多人对于抽象艺术还是较为陌生。所以,尽管市场层面,抽象艺术成为2014年以来的市场热词,但抽象艺术引领一波市场行情也不是件易事。

二十世纪油画价值抬升

二十世纪老油画的市场价值一直被低估,随着近年来学术界对于民国美术和老油画家的梳理,这部分作品的价值逐渐凸显出来。今年春拍尤以中国嘉德在香港推出的王济远作品的专场拍卖取得的漂亮的成交结果就是明证。王济远曾任上海美专教授、教务长,1926年赴欧洲旅行,考察西方艺术,随后也数次赴日考察艺术。此外,关良和吴大羽作品也继续受到藏家的追捧。市场的这种现象显示藏家对于艺术家学术价值的认识在深入。价值永远是价格的根植所在。而未来中国油画及当代艺术市场的走势必然要向价值层面回归。

永远正确的“实验艺术”

“实验艺术”变成时髦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中国美协有实验艺术委员会,中央美院则举办过院校实验艺术交流节。



朱其
著名美术评论家

来源:艺术中国

我没见过谁能把“实验艺术”真正讲清楚,但惊讶的是,短短几年,“实验艺术”已经变成一门课程,并迅速孵化出一批学生艺术家。吕胜中教授整理出一部中国实验艺术史初稿,他将民国时期的徐悲鸿、庞薰琹,以及'85新潮至今,都算作“实验艺术”——这么说,这部实验艺术史基本上等于一部现代美术史。

吕教授的实验艺术史有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即从材料实验和形式实验的角度看现代美术史。这个角度既有意思,也很可怕。有意思之处在于,艺术史是一部语言创造的历

史,一切创作和批评应扣住材料和形式来分析、思考,才能回归语言本体,超越近六十年艺术的意识形态化。但可怕的是,这种材料和形式主义的实验教学 and 创作往往有两个致命缺陷,即缺乏人文性和传统基础,这使得实验艺术产生一种“设计化”现象。

这不仅是八大美院几个艺术院校教学上的问题,也是各种当代艺术展的问题。比如798艺术区甚至著名的国内双年展上,大部分作品是这种设计化的“实验艺术”。观念艺术、波普艺术和多媒体艺术的语言方法及形式,被作为一种教学化的练习形式,总结和构成、色谱一样的公式化的常识训练,然后填入一些中国图像和题材。这种前卫艺术语言的教学训练,抽掉了人文关怀、哲学思考或艺术家的极致人性,弥漫着一些后海式的小资情调和调侃。这就像将一个前卫艺术家剥皮去肉,血脉和精神尽失,只剩下骨

骼标本。

在中央美院美术馆的实验艺术教学展上,你会感叹中国学子的模仿学习能力之强,几乎世界上新潮的艺术形式都有人模仿,在技术上已与国际水平不相上下。但你会怀疑这种学习的意义。我更喜欢那些对世界艺术潮流所知甚少,成长于封闭环境下的艺术青年,他们的语言及材料粗糙,甚至是“土”,但他们身上那种人文性至今仍具有精神力量,像延安木刻和'85新潮艺术。如今的实验艺术变成一种类似于珠宝、名店内玻璃罩中的商品的制作,搞得像奢侈品般精致。

“实验艺术”是中性的,因此在中国变成一种左右逢源的艺术正确的语言,好像很前卫,其实空洞无物,大家只知道“实验”永远没有错,但不知道到底实验什么、为何实验。因为实验意味着你可以一无所知,这是一件没有立场、没有终点、没有定论的事情。